澹軒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澹軒集卷四

宋　李呂　撰

詩餘

一落索　送族弟君安歸赴倅府

琢成玉樹誰解看雲斤月斧短篷飄騄樸擻一懷塵土嘆雕圖俄烈綰主人不語花能語苦欲留君不是留君處和春芳情樓觀參差煙霧一樽空鴻鵠舉

浣溪沙　賀上卿事

章水何如頼水清江山明秀發詩情七言還我是長城

小小細花開寳靨纎纎玉手見雲英十千名酒十分

傾

念奴嬌

海天向晚漸霞收餘綺波澄新緑木落山明真箇是一

雨秋容新沐喚起姮娥摩雲撥霧駕此一輪玉桂華澄

淡廣寒誰伴幽獨　不見弄玉吹簫樽前空對此清光

堪掬霧鬢風鬟何處問雲雨巫山六六珠斗闌干金沙

澄淺影轉西樓曲此情誰會倚風三歎橫玉

前調

素光練靜照青山隱隱修眉横綠鳷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光奔雲湧霧飛過盧仝屋更無塵翳滿軒風撼梧竹　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醉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横翻然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横玉

滿庭芳

光拂星榆輪高金掌暮烟飄盡澄空素娥幽恨霜豔洗鉛紅醉把摩雲妙手教纖翳不點青銅知多少天高露冷爭占九秋風　歌鐘邀勝侶園攀瓊樹簾捲珠宮算庚樓吟賞今古應同多謝秦娥絕唱聲聲為飄入雲中留仙住莫教清影容易轉梧桐

卜算子 警悟

心空道亦空風靜林還靜卷盡浮雲月自明中有山河影　供養及修行舊話成重省豆爆生蓮火裏時痛撥

寒灰冷

醉落魄 有序

予病足置酒圃間江梅漸開不能一舉爵對景呻吟因效山谷道人陶陶兀兀之句法其體作此以遺興云

休休莫莫當年不負西湖約一枝初見橫籬落嚼蘂聞香長是醉鄉落魄　而今對酒空斟酌老來多病情非昨誰人伴我臨東閣冷淡吟懷猶可追前作

朝中措

展屏山色翠連空瀟洒冠閩中背郭元無塵事披襟時有清風　君侯雅致臨流句麗愛月情鍾樂府直追歐老堂名新自陶翁

前調

堂成開晏日無空景占四時中畫棟翬飛星漢彫欄鎖斷花風　薰人和氣清談四坐雅量千鍾早晚催歸天仗往來還記溪翁

鷓鴣天 寄情

臉上殘霞酒半消晚粧勻罷却無聊金泥帳小教誰共銀字笙寒懶更調　人悄悄漏迢迢瑣窗虛度可憐宵一從恨滿丁香結幾度春深荳蔻梢

前調 謝人送牡丹

甲帳春風肯見分夜陪清夢當爐薰尋香若傍闌干曉定見堆紅越鄂君　雕玉佩鬱金裙憑誰書葉寄朝雲蘭芽九畹雖清絕也要芳心伴小醺

沁園春　歎老

射虎南山斷蛟北海恍如夢中念少年豪氣霜寒一劔清時功業月滿雕弓年去年來成底事已一半消磨成老翁那堪更病為城遶愁作兵攻　無悰慵語西風正獨倚危闌送塞鴻道酒能消遣酒因病減歌能消遣歌為愁濃大造不將爐冶去萬卷詩書寧憤窮都休問且試彈緑綺閒和秋蛩

木蘭花

沉吟不語晴窻畔小字銀鈎題欲遍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欹斜終帶軟　重重說盡情和怨珍重提携常在眼暫時得近玉尖纖翻羨縷金紅象管

水調歌頭 和伯稱

山雨喜開霽爽氣滌煩襟晚秋丹葉飄墜籬菊散黃金徙倚闌河凝望回首光陰輕駛倏忽二毛侵須信人間世莫放酒盃深　一星子名與利漫浮沉塞翁禍福無定此理古猶今妙處秖應覰到外物從渠舒卷出處我

無心袖手無新語洗耳聽清音

鳳棲梧

一歲光陰寒共暑一日光陰只箇朝還暮有物分明能喚寤晚鐘晨角君聽取　擾擾膠膠勞百慮究竟思量沒箇相干處只有一般攜得去世人喚作閑家具

點絳唇

去歲天涯一燈閒作幽窻伴酒來須滿不待傍人勸今歲天涯又是年華晚凄凉慣問天不管只我何曾管

調笑令

掩袖低迷情不禁背人低語兩知心烟蛾漸放愁邊散細靨從教醉裏深小梅破蕚嬌難似喜色着人吹不起莫將羽扇掩明波灧灧光風生眼尾　眼尾寄深意一點蘭膏紅破蕊鈿窩淺淺雙痕媚背面銀牀斜倚燭花先報今宵喜管定知人心裏

前調　飲

摘蘂和香滴得成更將白玉琢飛鯨殢嬌一任香羅涴

更折花枝作令行香浮金鱗翻蘂盞笑裏桃花紅近眼粉壺琥珀為君傾弄翠挼紅歸来晚　歸晚思何限玉墜金偏雲鬢亂傷春誰作嬉遊伴只有飛来花片幾回愁映眉山遠總被春風驚散

前調　坐

玉笙吹遍古梁州暗學芙蓉一樣愁倚牕重整金條脫對鑑不卸紅臂韝淺淺緑靴雙鳳困柳弱花慵斂新悶嬌多無力凭薰籠又報杏園春意盡　春盡斂新悶暗

傍銀屏撩綠鬢攢眉不許旁人問簾外冷紅成陣銀釭挑盡睡未肯腸斷秦郎歸信

前調 博

綠檀屏下玉成團喚擁金盆出注時多情故與諸郎戲不惜春嬌兩鬢垂珠璣滿斗猶慵起玉馬象盤還得意漏冷銅烏喚不譍更移紅燭挑花底　花底錦鋪地繡浪瓊枝光似洗一心長在金盆裏翠袖懶遮纖指珠璣滿斗猶慵起過盡紅樓春睡

前調歌

賢川六疊小香檀玉笋纖纖不奈寒淺破朱唇促新調紅絲短瑟未須彈錦字兩行粧寶扇扇中鸞影迷嬌面蘭葉歌翻春事空孤鳳離鸞兩含怨　含怨兩顰淺羽鬠雲鬟低玉燕緑沈香底金鵝扇隱隱花枝輕顫當筵不放紅雲轉正是玉壺春滿

八寶粧 感懷

門掩黄昏畫堂人寂暮雨乍收殘暑簾捲疎星庭戶悄

隱隱嚴城鐘鼓空堦烟暝半開斜　月朦朧銀河澄淡風凄楚還是鳳樓人遠桃源無路　惆悵夜久星繁碧雲望斷玉簫聲在何處念誰伴茜裙翠袖共携手瑤臺歸去對修竹森森院宇曲屏香暖凝沈炷問對酒當歌情懷記得劉郎否

臨江仙 洞庭湖懷古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帝子有靈能鼓瑟悽然依舊傷情

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前調

家在宋牆東畔住流鶯時送芳音竊香解佩兩沉沉都緣些子事過却許多春　日上花梢初睡起繡衣閒縱金針錯將黄暈壓檀心見人羞不語偷把淚珠勻

澹軒集卷五

宋 李吕 撰

序

送周術士序

周公系出某少落魄不事家人作業持其術曰三命曰五命翺翔江河涉二浙走巴蜀閩一歸閩粤其足跡所逮幾半天下行萬里而未猒也從士夫遊世所歆艷者鮮不識也一日袖手跂於衡門之右會余送客揖而進

之澹軒道所由來頗自衒其術之精因謂之曰余少也不無意於速化選耎數奇退而自屏於無用之學亦有年矣子之術神余何以予為問試取一二親舊五行叩之凡他人以為肯綮者周輒迎刃而解辨析品藻若無凝滯至其巧發奇中坐者為之激節噫周之術可謂不苟然者矣惟天降衷在人受之而為命故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古之所謂命也今之談命者其學蓋自司馬季主時已有虛高祿命等語後人又推

廣其道於是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會而觀之而休咎生焉至於支干五行錯綜萬變運式布碁星推歷卜分寸薄厚冥搜造化刑殺所臨或遇而為福貴祿所會或陷而為禍卒然未獲其指者比比皆是必也窮年皓首其閱人也衆其取類也多然後察往知來如衡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秋毫不得而隱也然猶有賦稟殊異分野乖宜毫釐之差眩目惑心庸有未盡者焉嗚呼如是其難也要其所歸特不過逆數之一耳非向所謂命也觀

季主所以曉二大夫使之茫乎失色亦必有道矣夫鍼膏肓而起痼疾求有益於問命者將不止於此子盍歸而求之壬寅首夏序

烏洲李氏世譜序

初祖自唐末卜居光澤之烏洲卒葬本村世號員外墳園占地從廣所抵伯祖長官嘗慮從官轉徙為隣畔侵併具言於邑大夫給據以照屬朝廷舉行經界里正行量步畝又狹於當時所載姑附見於刪定之砧基歲

在己丑某嘗率宗族環以版築辛卯之春北溪泛溢墻悉浸仆基石僅存其兆域之內凡有二冢居其中者特大數十年來墳土消落冢面之塼畢露塼側有文曰咸通五年二月葬其左者差小文曰咸通二年某月葬或有李家冢三字然世系悠悠傳録不一考於高曾以來誌墓之文或云有韻者出於青州之千乘或云唐大中間都官員外郎頻為建州刺史有惠愛卒官下時邵武光澤未升郡縣隸建州境子弟有不果歸者留居於此

自大中改元咸通適其時也質之本傳時有不合豈登
載之闕歟為之後者疑以傳疑迄未有以取正也迨紹
興戊寅送婦翁之官御史府道出雲際邂逅族人季英
者備言少時及見其家舊譜則云初祖公達偕弟公遠
實南劒望姓以事往來吾里有高公者豪據烏洲館二
公於別室奇公達妻以女高無子罄其貲以奉焉三者
之說未知孰是要之雲際所聞頗詳首末差若可信令
譜目之曰員外從長官公文舊稱也自昔相傳初祖之

後分派為四是則同考四子名皆從走咸有隱君子之操當唐末喪亂避難散處以蕃以殖曰超北徙雲際得建安劉侍郎夔所撰仲權墓表則曰超生朱朱生德榮德榮生巽巽登第太宗朝仕至度支郎中際山以南李其姓者悉超之裔也其東徙邵武之將渠之久里曰赴曰越皆為茂族大丞相綱父子兄弟聯芳接武蓋居將渠焉曰起世其先廬主產業不樂從吾族其後也呂丱角侍諸父聞講道舊事奉常公與仲權之孫演友善同

處太學相謂兄弟又於外村上官必發家得奉常公與其祖判官名晉卿內簡目其妻李為大姐者亦視仲權為祖父以此推之仲權正與司空同行又聞之從叔父字興祖嘗言於鎮嶺族祖恩州故笥得片紙若祝文文藁者稱戶曹之父大公祖則十公二妣皆危氏以仲權墓表考證世次十公當名為起昔洲之艮維有墟墓環以石居人皆曰公墓又北直戶曹故址變為灘磧久矣惟公墓在近歲溪東民李與兄弟栩田于故溪中纍石

以障水水勢益西灌嚙公墓且盡時登仕刪定二父猶
無恙遷之上蘭口其存者内棺底蓋而已朱墨間錯漆
色儼然太公葬浮際原長官嘗侍奉常公一拜其下後
無識其處者户曹有鄉行三長列上得王氏版命凡三
鎮之曲直取决焉五季間人家質賣券契經印押乃可
施用辛亥刼火之前尚及見之司空在太宗時部民兵
督餉轉海溺水死少已志于學五經皆手抄廷評公少
孤刻苦自立學益富作詩得少陵句法自是烏洲之李

遂與閭家代不乏賢焉若夫得姓者必出于隴西至于命氏之由蟠根奕葉則備見于典膳丞延壽之序傳茲不復列云時大宋淳熙四年歲次丁酉五月二十六日

甲午裔孫呂謹序

諸子命名序

吾家徙居烏洲世載禮讓垂三百年高祖廷評府君高蹈林泉寓意詩律聚書教授澹然無營曾祖太常府君以豪邁逸羣之器鼓篋遠近遊學成登進士第年才二

十有九仕雖益困而惠施則廣篤生三子其仲與元祐
諸公上下議論是為黨人其季則吾祖九府君以孝悌
然諾信於鄉里先考奏名進士府君少而苦學處閨門
不違父道出而遊庠序與四方士大夫遊見者畏服其
遇人之急義而有信其臨事敏明而有守夫人皆知之
吾不足以知也吾不幸早孤奉素業粗不敢失墜洛汝
諸子可毋念汝祖若曾高若遠祖之為乎吾不足使汝
學也吾今命汝以名表汝以字姑述在昔聞於祖父之

訓明以敎汝汝列聽勿譁曰紹祖夫保家之主固已難矣彼菑穫之喻非廣阡陌也堂構之辭非侈居室也肆前修之立身行事垂範將來汝既知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徒知而徒言豈若躬行而允蹈之也其字汝以景行曰懷祖夫孝始於事親終于治國平天下人能以深愛之誠心推而上之則知尊祖故知父而不知祖不足以言孝孝不備則本不立矣祖乃生人之本孝乃為人之本有本則放乎四海可也其字汝以孝本曰閎祖六

經皆載道之文諸史皆應變之迹學者之所盡心吾人
號為本務汎濫無統適足自亂博學詳說莫知其要非
古人之所貴也其字汝以守約曰相祖行成乎身功加
乎民非必處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必出也然上下
進退神龍不能違其時行止久速聖人必曰當其可其
字汝以時可曰襲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苟為不然則忝爾所生
忝所生則忝厥祖忝厥祖則惡名隨之矣其字汝以世

譽曰壯祖夫壯非君子事也故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然
輿事赴功類非懦弱之所能詩不云乎克壯其猷史不
云乎老當益壯言壯則有盛大之意故有大者不可以
盈志愈大則心愈小為近道矣其字汝以處謙噫善人
不善人之師是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今敎汝不於
其他特不過稱吾父祖之行事與夫所以責望於後人
者述為訓誡命汝名字俾之覩名思義可謂待汝不薄
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等氣類克肖資以進修克以

器識庶幾乎不墜其緒也捨此則為自暴自棄矣書云惟狂克念作聖唯聖罔念作狂是知狂聖之辨亦念與不念而已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宋乾道九年癸巳八月初一日書

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令社倉之制具說有二曰儲米以備賑貸之用也斂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糴倣隋唐舊制而創為之蓋倉以社名則賴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

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涖邑數月適連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視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某余始到官知其人焉一日以其事謀之寮友與夫鄉人之善者僉以李為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相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粗可以給一有水旱之變則食為之不足於是溺子而不舉者俗誠有之賢令尹得不為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况闕米於新陳之未接則憂

不在鄉而在市葢販者無千金之積停者無三日之聚鄉人挈擔石以趨市少則有踊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盍有以為之備乎然捐米以惠人非買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糴非建倉以别在官之廩則不可以圖久於是議以克合迺詳視崇安之成規講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買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千而糴米所直數亦稱是孛又推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

維持之意幽遠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歲終計之已支百斛今買田之外益以沒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千斛若糴以時直而出糶以平價雖歲稔亦蒙利焉夫不規剩利以糶則可使常新取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目前觀之若可以詒後而貽遠矣獨念夫宗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為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今吾邑舉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為之助翊其設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容有小異至於救民

於塋為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牧民之吏率以三歲而終更斂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百里之治欲民化而俗善茲特其一端耳若夫富室之兼併豪民之武斷惡習相染而敝民間出頹風相仍而敝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詎止於此耶姑摭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於冊著為砧基

簿且復為之序以冠其首用詔來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

會族講禮序

某比見吾宗生聚日蕃至講禮之時特不過冬年兩節而已惟會面之期如是其疏所以異於路人無幾又況其間傲岸簡忽不能推見根本苟且自便居幼惟憚其長之見則矚亡而題其門居長或見其幼之來則戒僕以拒其謁遂使服屬未遠累年或不一見異時邂逅或

不相識風俗至是亦已頹矣故嘗與衆僉議高祖大理評事府君高祖母光澤縣君實大吾族其别三祖曰朝請大夫府君曰河源主簿府君益封殖之令本村上下東門裏外及邵武磨灘居者皆三祖之子孫也今欲每遇冬年就族人之家稍寛廣者設廷評光澤及三祖之位供以香燈酒菓料合族黨上自吾兄弟下及諸曾其日已刻咸具盛服（或公服或襴幞或衫帽或小衫各隨其宜但不可用道服背子）相率畢集尊卑以列薦獻如儀然後自尊及卑逐行講拜就

坐茶湯成禮而退于以尊祖于以合族使子子孫孫咸知其所自來且知族屬雖廣而同出於一氣也則事長慈幼之道不下席而得而親睦之風將不勸而自厚矣嗚呼自廷評公至吾兄弟凡五世自吾兄弟至諸曾又四世矣合今四世自勝衣以上略計幾二百人族姓之蕃求之吾里殆難其匹既蕃矣又能世其素業久而不墜抑又難也欲其素業久而不墜舍禮何以哉然則茲會之設其繫吾宗之隆替甚大豈曰小補之哉今議本

村東門兩處每節各委謹幹子弟二名掌其事前期徧具咨請量收少錢備香燈酒菓之屬措置器具坐次詰朝鋪設務在整齊衆集贊導蔫拜毋得差紊仍署簿一扇逐節開具與會之人行輩年甲及行禮節次取尊長簽押事畢差定後次掌事付之交管及真像器具等悉令藏去毋致損壞其與會者若有疾患死喪急幹遠出等事不果來者許前期具假狀報掌事者照會其有傲岸簡忽苟且自便托故不至是不知宗族之誼在所不

盇如此庶幾可以持久凡我同志念之重之

送吳必裕序

吳必裕長年敎學僅支菽水之奉囊無餘貲瓶無儲粟人所知也今春遽失所怙惟是附於身者正未有以處賴故端明黃公揮金濟辦得就木焉在殯且久必裕索居四壁骨立容瘁茫然復無以為葬一日問策於李某某曰必裕故家大乾之中坊世號著姓内外姻黨蟬聯甲族固不少矣其間豈無高誼薄雲如端明公之用心

者必裕試一叩之脫遇一人盡捐麥舟則子先君之事濟矣不然集衆腋以成裘必裕猶當俛首為親不憚於屑屑若家於喪則不可也必裕勉之哉

送龔伯成序

龔一新伯成漂汎不偶比丁内艱而堂有嗒然之老零丁窮瘁苦無以自存昔原壤之母死夫子不以其遊於方外猶助之沐槨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今伯成以文學授徒四方俊秀從而與之博約

宜亦不少況親故在東阡南陌者聲相聞也烏得不為之動心哉凡諸往來能隨力薄助俾死者有歸老者有養斯亦古人患難相救恤之意子勿謂當世無其人焉因行試以此叩之

與四八姪序

族祖南恩州房近來孫枝凋零尤甚其有者四八姪而已年雖過中或尚有嗣續之望近議定牛嶺高氏為進舍夫斆學者所獲僅了定禮許以年下畢結茫然未有

其貲吾宗敦睦有素非他人比不免徧詣懇投能隨力助成之是亦義舉此姪家無四壁族中前時吉玉徵逐皆不暇講其或追念於此量施以為之報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與六七弟命子名序

余從弟季嘉年四十有三實始生子為伯祖父提舉公之曾孫公在元祐間以論事得罪入黨人籍去今八十許年而爾之子始生謁名於予予命之曰挺字以嗣直

取魏鄭公古之遺直其後魏謩挺挺有祖風烈之意願
吾弟勿以貧故謹教而成立之則謩之事業將復見於
吾家兄老矣所以期待於爾父子者不淺尚克念之庚
戌十一月十七日長至澹軒翁述

澹軒集卷六

宋 李呂 撰

記

義方堂記

紹興首元歲在辛亥建寇一夕間道奄至先廬數百楹燔爇殆盡自是所在竊發人不奠居先君乃相水東之仙岡差若僻遠旁有山徑倉卒易于奔避營治粗畢攜累居焉居之西偏創小堂下瞰池圃旁闢軒窻置几案

横經以教子而命之曰義方不幸先君早世權厝其地扶挈老稚復葺故址依從諸父爲求師問學計是後堂乃屬之僧菴迨辛巳遷神于獅山而堂遂廢于乙未每過其處但見荆榛櫛比痛悼隕泣若無以自容今年二月因獲掄材鳩工直丘隴坤維相距二百舉趾考槃數椽其從十有八尺廣則倍之而增其二焉雖輪奐一新而規模格物不敢有加其舊復用昔日之名揭之楣間示以不忘虛其中席以奉安遺像竅戶牖于夾室北設

臥榻前列琴書輒取顏曾之所事以名其左曰四勿右曰三省使子孫篤志于學者肄業其下朝夕相見先君之為人如親承其謦欬而取法其用心出入踐古人之迹而志其遠者大者則于先君為無負矣惟我先君居仁由義不務表暴私門寡祐降年弗永故畧不見于施設然推其行身及物無愧幽顯則知其志之所存者夫豈淺淺哉使命與時會其所成就決非碌碌者比也新安朱先生故已掇其梗槩銘之墓石矣么麽小子詎敢

復有賛述推原先君命堂之意以勉進來者庶幾獲此而佩服之爾苟為不然利欲内焚而趨嚮弗類交遊便辟而傲誕自棄有一于此誠先君之罪人為斯堂之所擯矣至于歲月悠久成毀有時想後之人豈無同乎我者嗣葺之然則是名之作將愈久而愈光未可以世數議也於是乎書淳熈十五年歲次戊申四月丁卯子男某謹記

孝友亭記

先大父處士府君以大觀丁亥六月二日終于正寢迨己丑始克以禮葬于邑西溪口之原旁立亭一所以備歲時拜掃陳薦于其下蓋窀穸之初叔父所創也歲徂屋老日就頹圮越淳熙己酉相距已八十三年矣長孫某率從父弟順輟忌日齋享清明拜掃之費選匠掄材取榱題椽桷之撓壞者墻壁瓴甓之崩缺者悉更以新好稍復其舊從兩架梁外壁以為房使守塚之家居之授田四畝以為衣食俱令以時汎治庭宇掃除敗葉勿

使壅積補苴罅漏勿使穿穴為經久之計某念幼失所怙逮事日淺嘗聞之叔父言大父為人軒昂磊落慷慨有大志善談吐重然諾治生義然後取不務苟得有為權譎之言以進者皆噤不得發先是奉常府君早世大父上有二兄而下有一從父弟往往皆欲自奮于文字中大父獨與其叔父河源主簿府君分典內外河源府君貿遷川廣間歲一歸久以為常大父專意經理以奉親肥家為己任河源府君既卒官大父以其子少親往

護柩事叔母與親母等咸得其歡心待兄弟若一內外無間言營治勤劇而不私其利周人患難而不有其恩待人不以貴賤咸主于禮遜謝公文璀謫居邵武大父與之親厚每談論竟日不倦後始知其不事科舉為之慨然初奉常府君捐館用治命歸葬杭頭其鄰張姓者以孤弱見陵誣訢于官經時不決部使者為之移獄鄰郡大父時年十四毅然與仲氏同往就逮仲氏尋以母疾告歸省覲大父獨留對辨如理爭者屈焉奉常府君

得不改卜人以是知李氏兄弟屹然有立決不久為人下繼而二兄俱補中太學居十年而仲氏登第河源府君亦以是時得晚官伯氏浮沈場屋逾三十年五舉乃登第再長劇邑皆以廉能稱仲氏歷官多在京陜好義敢為與任公伯雨龔公夬輩上下其議論春秋曾未五十坐鉤黨廢錮其從弟亦一意學問經明行修不以生計累其心凡宦學所需東西南北靡不應辦時吾家文風特盛子姪入上庠者近十輩貲糧之出略無彼此之

異復積其餘以廣阡陌後先夫人與叔母相繼以壽終視家貲已十倍于前既免喪始議應諸子分法裂而為四季氏則遷居後巷未幾大父與二兄復合其業歲有增羨又十年不幸大父傾背仲氏亦歿于海陵貶所次年伯氏解官順昌始與兩孤姪分田析居惟我大父盡瘁于家財不異㸑田無別籍以此終其身至是猶未免致疑有業已分而未肯割稅者有受分後乞檢會契底者卒無一毫之私可得而議嗚呼大父持家四十年其

平心盡己如一日推其用心當于古人中求之若近世則未之有也其亡也士君子識之者各以所聞見為哀挽無慮百餘篇獨石公惠之詩尤為精確其詩曰孝友陽司業山林陶隱居平生高士傳晚歲竺乾書彷彿傍招真聯翩會葬車無人上公行誰為表門閭以大父之平生詩句槩盡之矣茲因修蓋甫畢而亭榜偶犯高宗陵名輟石詩首章而易之曰孝友又摭遺事為鄉人所知曉然明白者為之記庶使後人于誌墓之文可以參

考云十有二月既望孫男某謹記

澹軒記

予居之西北隅下瞰渚溪長林巨竹映帶左右清風明月之徘徊沙鷗宿鳥之鳴舞四時之景足以怡情悅目者不可以殫數因即桂林之側敞軒以面焉暇日杖策登臨開卷會心自謂羲皇上人不是過也間遇有丘壑者見過相與從倚抵掌談笑索我于形骸之外曾不顧夜晨而日夕是亦景物有助焉爾故予擬其景之尤勝

者名其軒曰澹蓋捐水之貌以言之夫水之為物以清
明為質以潤澤為功納汙含垢是其量也任重致遠是
其材也有是數美而獨以貌取或者疑焉殊不知玉在
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諸中必形諸外即其表
以觀其裏可也使水之性因時而為炎凉隨人而為曲
折不常其行或承之羞尚何貌之足云乎且人之好尚
不能盡同其于物也固有歡然相契者不可得而間矣
是故仁智之樂出于動靜之本性孺子之取得于清濁

之自然至于潁陽之洗耳鴟夷之泛湖淵明歸來而臨
賦魯望散人而記號是數君子托物寄意不于其他葢
有在矣自非順性命齊寵辱不染一塵心法雙泯固未
易語此東漢黃叔度汪汪若萬頃波不可澄淆其進于
是歟故前史美之有淵乎似道之語予嘗謂使斯人坐
廟堂得持行道視富貴為何如而所立必有若頹波之
砥柱者其器識可卜也若夫有所陷溺則廉恥汩喪隨
波逐流而無所不至矣是宜知軒裳之可貴而不知仁

義之貴知紛華之可樂而不知名教之樂舐痔御車猶將甘心焉彼孰究夫水之理之貌也或又曰子之所謂渚溪者其源不過五十里其深不盈數尺譽而名之不已侈乎予應之曰有是哉客之过也濫觴非多其流可以滔天纖雲之生不崇朝而雨萬物是皆水所致也特患其無本爾予溪豈無本者哉夫謂能行于其所當行能止于其所當止則予溪有焉遽以遠近深淺議之客莫我知甚矣噫潢汙行潦薦鬼神而羞王公不曰不可

于予溪不有間乎客退書之壁以自廣云李其東老記

劍州普成縣孫氏置四大部經記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于世而羣迷倀倀如搏風影莫或趣入佛則哀之于是假以言詮申以義諦旁譬曲引俾因指以得月故為書凡五千餘卷而其徒集而藏之曰大藏既以為浩繁莫適徧覽則又摘其帙之最巨而心要之總轄者曰般若曰寶積曰華嚴曰涅槃别而藏焉曰四大部故凡喜事之閣黎信心之檀施力不足

以及大藏者則為是經之為嗟乎佛以一妙音足以證
真而入理薦祉而却災彼五千卷四大部何多少之校
哉劒之屬邑曰普成有孫氏自其先世與大雄氏有緣
其子某信奉尤篤嘗以蒸裸不續有懷于中乃燎香佛
前願捐金市經將藏之家以丐冥助已而果得子某滋
喜初意益鋭未幾畢事赤軸琅函端行楷畫無一毫苟
簡龕幄祕邃種種嚴護與經相稱龍天鬼神畢來持護
于是其子育日設無遮供及四十二僧就閲是經因以

落之遂求記于予志其事予謂世之人貪得吝出抵死校毫末所積巨萬惟家之肥惟身之豐惟子孫之愚拔一毫以奉佛揺手不可今孫氏乃能踴躍發心弗勒弗鄙咄嗟之頃辦此勝縁比其儕類顧不大異況熊夢應期蘭玉秀出明驗皦然罔虛厥施倘推是心卹貧拯孤與病與老則異報鼎來將大于是非吾私言實佛之言孫氏子能藏佛經必能聽佛言故告之弗疑

光澤縣大寺寨修倉記

由光澤縣治北出四十里所有寨曰大寺在熈豐時以鄰寇廖恩吳簡之嘯聚相襲往來踐蹂而縣之境北直江東視三方獨為闊遠其地多峻嶺長谷盜得出没其間民罹其害于是部使者以郡縣之請上其事于朝寨由此建旣成郡撥禁卒凡百五十輩充入之闕則就招以足其數總一歲轉餉幾千斛因創倉其側以便出納當秋收時郡撥民租委僚吏受而儲之然其規模草創弗能支遠漂搖于風雨穿穴于鼠雀棟撓墻圮因仍不

治所給之粟半爲土壤監臨之官睨而弗視以爲常焉
吁養兵之道如是其何以責人之死力也哉紹熙癸丑
巡檢李君始就職見而戚焉未有以處也會縣主簿張
君來領輸務遂以告之張君聞之慨然輟常所得食錢
三萬悉以付李君俾治其壞李君得之市材鳩工土木
並舉梁梠榱棟之朽蠹者易以良蓋瓦甓塼之破缺者
補以全昔者環以蕢墻今則壁以厚版蒸濕之氣無自
而入蟲鼠之耗易以補剔繚以高墉限以深閎可絶穿

窳之警用度不足則李君捐俸以繼之黝堊丹雘煥然一新器用庖湢莫不備設先是一兵月給一斛八斗七升例捐其七升斂而藏之別庚以備不常之需吏並緣為姦莫可稽較李君之至盡以與之曰無汙我且撤其藏以别去本根葢不惟兹寨永久之利抑去其害惟保障之設我國家所以廪給之者雖厚費不憚在官者又為之瘝身經紀全畀所給惟恐有不足之憂如二君之用心者果何為乎當無事時爾吏卒得不挽強超距以

閑其力進鼓退金以習其令一有冦警則捐軀思奮以圖報效庶為無負儻羣聚怙强飽食以嬉則將焉用保障矣張君名彦清建之浦城人連四薦得第一行作吏已為當路者所知往往數任以事張君亦勇于為人不自校計利害以能集事如是倉之為者殆未可以一二數也抑嘗聞之前輩宣政間有太學生張公某者受知時宰容其家一日論及時事直忤其意拂衣歸自號草堂翁終焉茲乃知為張君之曾大父則張君之氣節豈

無所自哉李君名某家世為將居滑臺今為太末人涖
任未幾已能究心乃職以起廢革弊律己卹下為首務
是不亦可尚也夫是役之成二君屬筆于某謝非其人
不可則為次其顛末并書二君之出處俾後有考次甲
寅年冬十有二月東州李某記

書

上黄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十二月二十日從表姪孫子李某謹齋沐裁書西向泣

血稽顙再拜授家童走二千里謹投上提刑察院文閣下昨者先考窆不獲地近謀遷奉重惟棄背之初逡巡反葬雖請銘于大人君子而幼稺無立不能自致比長頗遊先進之門而時已後矣今幸因改卜竊有請焉痛念先考刻苦為人不務尚進雖當時為之者無甚難自今觀之葢亦鮮儷其嘗采傳記所載其間但一節可稱附託獲人萬世不朽而況當擾攘之時處奔競之俗固未有能自堅其所守之死弗變者也使幸而遇知音若

班馬輩則亦可以鼓名教而振頹風矣彼世之賤丈夫朝不及夕其商搉古今題品人物非貴耳而賤目則捨心而求迹若此者皆不足與論也恭惟吾丈行高當世文追古作月評之下尤慎許與矧在先考實為畏友宜盡知其平生欲銘其行可傳可信非吾丈其誰乎且吾丈亦有不可辭者抑嘗聞司馬溫公與范蜀公相處歡甚每謂吾二人兄弟也但姓不同爾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溫公之亡蜀公實為之志先考之

于閤下學同志合無愧二公第所鍾有厚薄故先考不遇以死今吾丈横翔臺閣為時正人聖天子惟刑之恤眷求重厚付之淑問而吾丈游更數路陰功偉然行當賜環福徧緜宇其于故交豈以不遇以死而易其心哉今諸孤之計不過欲獲一言以伸遺恨于地下諒吾丈決不忍深拒之也比歲季弟還自治境竊知吾丈亦有意于此自非惇篤能若是乎況先考心之所欲為力之所可任吾丈既詳知之矣以成敗而論人固知吾丈之

所不為也若遂賜之銘豈惟不肖子之幸是亦先人之意所有行狀并真贊繕寫拜呈其筆其削惟所以裁之干冒威嚴不勝哀切戰懼之至某泣血稽顙再拜

與何少卿干墓誌書

嗚呼文之難銘人之墓之難蓋分不深則知有弗究知之矣文不工則辭有弗達辭達矣非天下重名則文有弗傳兼是三者可以無愧唐韓退之號文雅且望尊斗嶽一時大夫士非其銘死不瞑子孫不名孝而退之亦

矯矯自喜不輕一語可人其所作半天下傑士非功業文詞赫然則行義風操有絕人者然私考之他雖數叙博贍論辨雄俊卒當代奇作然文而七矣至其銘孟東野銘樊宗師銘李元賓則事核而言激情切而意深訂詞華則本其學術之淵源評操踐則極其出處之本末至于表忠壯則髮怒衝悼窮屈則涕交墮言言字字如出肺肝豈非數君子于退之自是平生故人其聲氣其趨尚相與為甚深相接為最久數君子之心固退之之

心退之之心固數君子之心則其見于辭非若他人之勉而為迫而應是故用其情者又重以絶代之文濟以高世之望顧焉得而不傳嗟夫退之遠矣今有人欲銘其先而遇文如之名又如之而又知其先如彼之于東野于宗師于元賔者其可不亟拜亟懇而求之乎某之微懇尚忍言之某兄弟不孝險釁所鍾無以永延先君起部之命于天封割巨痛踰累年而未平今幸既葬獨墓石未有文私自悼歎與不葬等因念平時從游非碌

碌子而曰四海賞音百年知己未有出閤下者異時傾葢定交握臂吐胸殊姓氏而弟兄異肝膽而一體詩篇之聯翩緘劄之往來炯耀篋楮至今宛然則庶幾分之深知之究者矧閤下之文今世所無有每妄論之如水出海涓滴萬壑如雲出山頃暫千態其傳緗素鑱金石照映四裔者如玉如金且又人品絕高物望甚偉龍邸之舊人元老之故家書命勸讀猶名散地向者鬼蜮不量欲毀圭璧然摧姦觸邪之氣烈烈炎炎上薄日月吟

嘯癉鄉萬撓不挫卒起佐大府以階召除由是德愈尊大節愈白則今日天下重名閣下有之疊是三者其于銘人之墓固傳銘先人之墓則益傳視退之之于數子猶有矜色則某兄弟于此汲汲焉以求其可後耶抑又有說先君捐館舍時諸孤用治命即葬因綴其行實聚族而謀皆曰必何公為此銘者非公寧不銘時閣下方偃息湖外道阻遠不啻天上人或怵之曰見公將何時盍他求私謂不然天下事有不可知者見公無時固然

然安知公之不亟見也姑待之已而聞閤下起閤廢新
召擢不楚不吳而蜀實來某聞之喜不寐曰事果有不
可知者而前怵之者亦曰持之誠應之果此其兆矣是
以前日既見將以是請未發口而閤下首及之嗟夫此
豈但人意亦天意也然則閤下其決興哀于未泯之魂
垂德于不朽之骨將以一字寵光之使死死生生均拜
大賜矣抑又聞退之銘柳子厚亦以故人然其朋比之
愆輕躁之短蓋而愈醜援毫之際倍費洗湔白宮傳之

銘元稹亦然斯二子皆道不戰欲醉聲利虧名義至生辱其友死又辱其文識者悲之伏惟先君起部剛大之正性潔白之峭行懿文實學無愧古人白首一節歸老牖下存無靦顏没無愧䰟于閣下之筆似不辱異時文成閣下必拊卷而歎曰吾誌人多矣唯郭有道不愧則某兄弟實與榮焉行狀一編并浼台聽

上晦菴干墓誌書

十一月日孤子李某謹齋宿裁書稽顙再拜獻于知府

祕書明公閣下某嘗觀蘇公子瞻之集有祭張太保文其辭曰某于天下未嘗誌墓銘者五人皆盛德故求其所謂五人者曰司馬文正富文忠趙清獻趙康靖及文定而五其後復銘范蜀公李太師而已如王郎子陸道士暨保母妻妾之徒蓋不與也竊隘其言以為此五君子者勳在王室太常紀之史冊書之使無蘇公之筆愚知其不朽也非若抱道懷義無所設施儻非盛德之士或誌或銘則草木俱腐矣審如蘇公之云則得銘者無

非達官偉人彼清介自守禮法是蹈厄窮而無位者皆在所棄矣不幾于失人乎愚意立言之君子于所紀録特視其自立如何耳蘇公未足為通論也某之先人不幸天閼自其幼年服儒者之行以終身焉平生安于義命不得少見于世在殯二十年餘某不孝罪逆始克遷奉惟是表墓之石歲久未立非故緩也蓋有待也共以明公果行育德出于生知正心誠意得之大學極高明而道中庸尊所聞而行所知真積力久内外昭融某雖

頑鈍竊高明公下風亦有年矣今歲夏初皤然有盧阜
之興實非為盧阜也正欲解屨崇牖摳衣函丈少得望
見君子之容以償其夙昔之願耳無何行止非人所能
而會合之期如此其難也故纔至洪井以事而歸引領
悵然走介裁叙自狀其過方虞獲戾豈意明公辱賜之
書情誼灑落與進之意甚于傾蓋顧惟一介之賤何以
得此下拜啟緘三復愧歎是以冒霜凌雪奔走千里使
幸而得一見足矣豈圖謙撝與進一旦寘之坐客之右

慰喜過望輒有瀝血之懇久欲許于明公之坐喋不敢
發然念昔之壯而今已老若復遷延是自陷于因循之
罪晝思夜夢度未免一吐下悃執事庶幾乎哀而憐之
竊料明公仁恕存心仁斯立人恕斯推己純孝優于錫
類全德富于有言尚論人物主于至當初不以貧賤利
達為閒是誠小子之幸會也早夜以思儻獲明公賜以
一言雖華衮之贈何以加焉故持所親游君之狀稽顙
俛伏于明公之堂下惟明公惻然興懷憫其所以來之

意奮筆大書而遂賜之豈特先人得伸于泉壤抑所以加惠李氏者為無窮凡某中外銜戴大造及雲礽而未已也痛念先人不逮中壽事迹不白行狀所述特取有據雖小必録冒塵聽瑩不敢毫髮自誣至于筆削之際明公取其應于銘法者存之可也嘗聞之季札之葬吾夫子實為之銘石刻具在曰嗚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萬世景仰想其為人徒以兩語重也然則某之望于明公意有在矣惟是哀誠所迫迺曾不自知其僭越短書見

意荒陋不文退而屏息俟命廡下明公決有以察之而
不加罪也區區不勝惶懼戰越之至不宣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貢生臣王輚

謄錄監生臣鄭啟緒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澹軒集卷七

宋 李呂 撰

行狀

黄君行狀

公諱宗亨字彥高姓黄氏武城東人也世濟之美著于檢討呂公夏卿所撰太常丞諱彥有隱德遠近尊之子孫服其教往往為偉人吉士始以其季子職方郎中汝寄累封祕丞太常有孫尚書右丞履被遇神宗贈至司徒

於公為曾祖祖諱汝臣不仕父諱豫用從兄右丞奏補假丞務郎皆以孝謹著聞鄉邦公自幼力學日記千言人謂必大其門者年未冠而承務任以家事遂無仕進意公兄弟三人於序為次承務之喪生計未裕送終之費皆從已出初不謀於昆季曰視吾錙銖之積僅足以襄大事吾知為人子而已及至葬為禮甚備親者韙之母夫人孫氏春秋高性嚴而多疾公致養勤劇得其歡心家素清貧公獨當幹蠱之責其鄰李某者頗尚氣節

推服公之為人顧輔公以經理於是罄所有以付之李亦傾家貲以合焉隨其所得未嘗較計多寡與之處十五年終始若一公之兄遊于外不幸感時疫以歿他人無敢往者公毅然告行千里還柩檢視其槖得餘貲千緡盡籍其物以歸丘嫂公平居恭儉自守一介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具無所愛由是公之二子學問涵養蚤稱令器發策決科為時聞人其伯氏實冠多士鬱有公輔之望仲氏連宰劇邑以愛民戢吏得名公

方耆老乘安車左右就養諸孫詵詵儼侍其前以娱朝夕故吾里之父兄誨勉其子弟者畢援公為美談公以二子登朝叙封右宣議郎致仕某年正月十九日考終于仲氏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以其年十月某日葬于九塾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封太孺人通詩書以禮法為内助先公二十年以卒二子長曰通判建州名某次曰知南劍州沙縣名某女一人適免解進士劉紀孫四人曰源曰瀚曰滋曰浩咸志于學孫女五人長適右迪

功郎倪冶次則某之室又次許嫁將仕郎吳應時餘未嫁某始也升堂拜公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莫覺其怠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退而詢諸人咸謂公自少壯至老未嘗不然然後知公誠敬之道得于天性非勉强于頃刻之間彼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似未足以況公也公孝弟于其閨門廉遜于其鄉黨雖埋沒幽塞其潛光隱耀宜積久而愈發矧惟篤生賢嗣進用于時所以顯揚公之盛德徒見其方興而未已也姑述公之質行

以待太史氏之採擇紹興二十三年三月日隴西李某狀

祭文

先考神像祭文

維慶元元年歲次乙卯十月壬子朔二日癸丑孤某向者重建義方堂于先塋之前示不敢失墜先訓堂成置香火于其中以奉靈遊而未有像設家奉舊真一本重加表飾卜以是日奉安于香火所謹以酒果昭告于先

考奏名進士李公之靈曰公自弱冠學富有聞家難時危志弗果伸抱恨早世僅逾五旬有堂義方貽厥子孫棟宇就隳名不可湮改建于斯用詔後人公之道義發乎精神已瞑乃傳彷彿其真安奉有嚴昭示無垠入拜公像尚如公存仰此先訓期于克遵公亦赫靈大振于文何以報公日新又新尚饗

祭亡弟仲老文

去臘收汝手字方喜汝脫厄雖未免臨汀之行然大率

若不足深憂者揮淚遺書相勉以處患難之道無何老僕不忠聞汝感疾于南劍妄意以為時氣委其書于何氏妹而還方再遣汝仲子而汝之病革矣嗚呼痛哉方其病也不得評汝之藥餌遽至氣脫脉盡而不可救暨其亡也不得視汝之屬纊求必誠必信以斂手足形此生者之所甚恨也天其或者案天其或者句上下疑有脫誤今無可考姑仍其舊扁舟西來在途旬餘始達故里既易棺衾骨肉環視其面如生哭而問諸左右則知汝臨終之際也善其言及

所以區處後事歷歷不亂亦可謂收之桑榆能不自同
于醉生夢死者矣嗚呼哀哉吾兄弟四人仲季相繼而
天原其致此莫不有由然一物之成敗係于數者尚可
以推況稟天地之中以生者其不尚然明矣聞汝之語
能歸之于天則我輩自今固可以忘言矣烏亭之原杉
木之窠兄久識之日月有時命汝諸子奉柩以葬梆周
于棺塚周于梆稱家有無不侈不墨山明水秀拱揖顧
抱汝其安歸以利汝後若夫先疇尚足以具饘粥典籍

尚可以業子孫使中饋量入爲出而緩急不失其序諸子各隨資稟而士農不失其職至于維持大綱兄與叔弟當分任其責則汝之門戶折而復振尚庶幾焉苟爲不然徒有區區之心亦末如之何也一觴之奠餞汝永訣慨念同氣不覺淚血

祭亡弟成老文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壬午朔二日癸未兄某順同姪道祖以家饌清酌奠别于亡過百十三弟成老

之靈天禍我家一何慘也吾先子實生四男命叔氏後仲父具居膝下者三人而已吾年十四遽失所怙零丁孤苦汝時生纔數月甫及成童忽苦危疾內則吾母日夜保抱外則劣兄請祈救藥幸不至夭長而岐嶷眉目如畫吾以幹蠱為己責專勉汝以問學資性警悟衆謂必大吾門不幸先妣棄背兄弟出處不齊遂復分異汝較藝舉場往輒不偶伏闕上書人微不召長年道路固已喪志況經人間憂患可悲可愕者亦云不少矣無何

仲氏忽蹈禍機萋斐貝錦往往而是至于臨危下石者未必非平日親厚之人吾惴惴慄慄重足仰面徬徨乞救動遭白眼求其一出言一引手欲解我于重圍者蓋亦鮮矣汝乃欲掉三寸舌汎汎求援信乎其氣沮致疾以死嗚呼冤哉痛莫甚于此矣四人之中吾年獨長仲季相繼下世今其存者惟吾與叔氏同氣之親猶有四妹一則心疾不事三則隨宦四方相見有時凋零若此老境何堪汝為歸人諒不復我顧矣嗚呼哀哉吾能撫

汝以生不能起汝以死能友愛于身存不能致力于喪葬此吾抱恨于無窮然吾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人不勝天久矣汝英爽如在豈不吾諒耶屬聞葬期相去止隔三日率叔氏及道姪倉忙具奠意復不滿姑用見勤舉觴一酹相念平生終天之訣腸裂復蘇尚饗

萬松開壽藏祭前妻墓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夫李某以家饌清酌昭薦于前妻高氏之墓某與君結髮六

十年矣共處九年而君長逝卜葬溪東雞籠之麓曰李
家已五十年矣君之行實予嘗銘其阡焉惟是氣序流
易松風草露有慨于予心者迨今猶未忘也予後君一
歲生今七十七既老且病齒牙筋絡日夕作楚中歲以
來又病脚氣自去夏發動疼痛交攻惟恃淡粥以苟全
性命思欲預為終制卜于他所又輒不合嘗因往來見
君兆域之左正直坤維約十舉武似可以為予歸全之
所以問日者莫不以為宜退而喜曰予與君契闊許久

令乃營壽藏于其側使異時尚獲相依于冥漠之中雖百千春秋孰究其終窮既安且固以利我後雖前時相從之日淺亦可無憾今也偶值歲月日時之良日者以謂用之存殁俱便遂鳩工平治基址凡百務從質實自首丘之外唯有水路拜壇下創門庭實不可闕者粗令為之庶彼此無害但不至廣有興造以侵傷山氣至于整治墓道穿池栽樹修葺守屋因以精舍廣開窻户使子子孫孫中有好學喜静者肄業其中因以省視丘壟

皆兩地之所同也當其始事酹觴以告嗚呼吾言悲夫魂其有靈尚鑒茲哉

代妻父祭從兄居士

惟靈服膺孝友人無間言遊于庠序列鴈差肩運有通塞處之恬然一旦棄去默求性天翛翛丈室布衣蔬食日給何營姑曰藥術有餘則施凍餒殘疾三十寒暑渾如一日人偽紛紛公造者真反覆萬變孰驚其神仙化者誰惟公闓人彼豈無待御風凌雲公之云逝特其委

蜕葬之高原亦聊復爾死生去來公無悲喜而某也獨
感念疇昔咨嗟涕泣有愧于太上之忘情者矣

祭妹夫何叔京文

吁嗟叔京操行孤堅宅身端靜顧自幼以常然非矯揉
而後正博極羣書問無不知摭傳記之同異曾不差于
毫釐在昔嚴君道承伊洛得學文于家傳惟名教之可
樂忘寢與食用志不分自視猶以為未足求益友于多
聞棄華就實水落石出一官不究于設施微恙遽聞于

遂革吁嗟叔京全于性者如此其厚囿于數者如彼其少緊顏跖之不齊蓋自古而難曉追惟親誼垂三十年念婺妹之多難藐孤甥之不天日月有時將臨祖載既歸安于九原期厥後之必大吁嗟叔京為真死矣而有不朽者存以彼易此夫又何言嗚呼向雖出處之不同猶覩笑談之可共自今無復此望也想音容而一慟哀哉尚饗

告城隍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三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丁卯李某等敢昭告于本縣城隍土主之神某等承邑大夫見謂縣學頹敝弗葺則壞又曰縣治之西得隙地于陰陽風水為勝因此時移剏舍其舊而新是圖諸君冠章甫而談仁義得無動心焉語屢出輒不應者累月一夕復申言之勤惻之意有加于是以其說請于神工祝致辭聽可否于珓連獲吉卜乃敢承命屬季春中澣其辰丙寅始從事于勸率越翌日丁卯糾合同志以牢醴修

敬于靈祠惟神實降斯土巍然坐像公禍福之權享一邑之奉凡厥歲時莫不持香幣進巵酒奔走于祠下者亦以其有禮義存焉耳令夫子為萬世禮義之宗主無夫子則人道滅矣神安得享有此巍巍哉彼釋老之宫金碧相煥至教化之地則墳漏支傾反不如郵亭傳舍若神豈得坐視而弗救自令以往當使境之善類莫不欣從響合不日成之無有後艱則神之聰明正直誠有助于風教而神亦永有依歸非敢私禱也尚饗

代趙宰移學告廟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三月丁未朔十八日甲子具位某敢昭告于先師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先教化為本某誤叨邑宰兩年于兹矣顧瞻學宮棟宇傾頹日就毀廢惟是俎豆之事因仍苟簡仰不足以奉承聖師俯不足以振作士氣心實愧之屬者邑士復以陰陽向背為請願協力移建乃即縣治之西偏卜云其吉地靈形勝面勢當陽前仰後擁山秀水清于是言出未

幾衆口和附咸曰禮義興行異人傑出于古有光其在斯乎方當謀始用伸虔告聖神其聽之尚饗

諸廟謝晴祝文二首

極雨極暘俱稼之害禱于有神動輒響答比以霖注仰祈開霽復諧其私神豈吏之恤實民之憂躬謝祠庭亦以故云

春霖連日實病苗也吏惟民憂中心焦也有禱于神福可徼也雲搴日皦報之昭也敬拜祠房致懽謡也一觴

之謝栢與椒也尚饗

苦雨不已農末俱傷告爾有神恵有熈陽應不旋踵其德曷量施豐報微以誠可將終此歲功尚降之祥尚饗

澹軒集卷八

宋 李呂 撰

雜著

録祖先遺事

吾李始居光澤有二說今並録于左尊長所傳初祖仕唐刺建州以卒葬于上洲今塚塼見存每塼志云咸通五年二月卒葬其左一塚塼文云咸通二年某月葬或有李家塚三字或以為始祖之配而不詳的伯祖宣教

嘗申牒出據稱初祖員外而不名伯祖寺丞及先祖之誌則云諱頻考之唐史文藝傳都官員外郎李頻大中間嘗為建州刺史死官下有遺愛州人廟祀于黎山大中繼改咸通以其時考之訛頻為頴容或有焉但本傳載歸葬壽昌而丘壟在此為不合故某往嘗為文以謁黎山有曰意其為公支庶或兄弟之後此一說也度支仲權之族居于雲際之紫溪皆言其家舊譜初祖公達南劍人與弟公遠偕來光澤幹蠱有高公者夫婦獨居

烏洲館之奇公達納以為壻因家焉生四子名皆從走度支之曾祖名超超生朱朱生德榮德榮生巽是為度支烏洲派別之祖諱起此一說也往時從叔興祖為某言嘗于族祖恩州天常亂帙中獲片紙若家譜已不全載戶曹之父大公祖十公二祖母皆危姓推仲權之世數視戶曹為小功伯叔父故太博與仲權之孫判官序兄弟蓋是時昭穆猶未泯也等而上之則戶曹之祖十公即諱起者是也又吾家有祖墳在北溪旁號公墓頭

人以為戶曹之祖四圍埋石為記某年幼時猶及見之庚申辛酉為水侵齧墓既破惟棺木二片在外漆猶鮮朱地黑花豈當時所尚然歟登仕删定二叔合族遷奉于溪東曰上欄夫人之葬不及知其處族中除夕門祀上代十二叔公相傳應役死于兵世祀不絕或恐為十公之弟戶曹之父葬浮際諸叔云伯祖宣教初幼侍太博猶往拜掃亦不言有夫人墓自是無能知者今所存惟上洲兩塚最古歷年滋久墳土圮落塚室暴露己丑

十一月某卒親屬增益其封環以垣墻塋旁元有烏臼數株移植使蕃歲取其利以為修蓋之費户曹十四公諱泰有鄉行王氏承制命以為官葬縣南塕𡋯夫人黄氏葬上欄在今罔極菴小八伯墳右司空二十一公諱建中手寫五經國初勤王死事太博卜葬衣冠于溪東曰黄嶺夫人上官氏二十九娘葬上欄之大窠元有小相思木環列墓側廷評三十八公諱鐸開寳乙亥生文行甚高有詩句行于世享年七十九光澤太君黄氏十

五娘江陂黄延之長官之女兄太平興國辛巳生享年七十皇祐庚寅七月二十四日卒其年葬杭頭太博生于祥符甲寅逆慶歷壬午登第起家為象州司理參軍以知州王益冲奏公士行清修頗有學問勅兼象州州學教授慶歷七年廣南西路轉運使杜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李永德奏公決獄詳平臨事幹敏保舉堪充縣令任使就移黄州黄岡縣令丁母憂皇祐五年服闋有舉主九人注昭信軍節度掌書記丁父憂至和三

年服闋授夔州奉節縣令嘉祐五年以夔州路轉運使
馬仲甫等六人奏公素能自潔實有可稱保舉堪克京
官親民任使勑改著作佐郎差知江陵府公安縣事八
年轉太常博士治平二年差知興化軍莆田縣事轉屯
田員外郎未拜卒于任時治平丙午八月二十九日也
歸葬廷評墓次後以伯祖提舉贈至左朝請大夫仁壽
縣君高氏爵里卒葬具于忠肅陳公所為墓誌先祖父
母之葬李太師斯和從叔知縣實誌其墓先祖妣不肖

嗣某嘗自為行狀求黄待制為之銘許而未作
户曹乃五代時王氏承制所命向記三七叔父云嘗于
二十伯祖家見其命詞有鄉行素高為衆推服等語户
曹公生頗優裕咸平間有産錢一十六千烏程塘石多
其世業家居烏洲之北號後坊時比鄰有樂姓者以貲
相高令正在李舉陂埂外仙子崗廪石乃洲上人汲步
户曹性嗜驢人居希少傍溪皆其畜牧地
司空公手寫六經在門裏十七伯家為水所漂司空公

縣君上官氏二十九娘後晉天福八年癸卯生至大宋天聖三年乙丑年八十三感風疾以家事戒子孫後不知棄養歲月廷評公善飲酒既醉益莊謹鄉人戲之曰李公收足蓋覓正酒壜耳

廷評公暇日必挾冊徜徉田野尤樂邑西之徐原時人稀多虎一日散步山徑虎自林中奮迅橫出公少避道旁曰業畜吾夙生儻無負于汝汝宜好去畧無怖容虎亦妥尾徐若化伏者廷評公自後坊水患初徙車邊後

一夕遺火焚其廬得前坊危氏舊居焉有惡鄰李燥者膂力絶人被酒過門必拔柱以示勇公明日則起而築之未嘗輒校率以為常太傅公既得第歸公一日杖策將度溪西素苦足重一足纔及船舷燥從旁推之船離二三丈公偃仆水際同渡者扶掖以歸公以自跌語諸子明日燥踵門愧謝自此不復失禮云

廷評公作詩琢句甚工有送子入京詩云父子相傳世業儒只將筆研當耕鋤爾今應詔趨丹闕我且貧門守

敝廬酒酌十分須酩酊途逢登千里莫躊躇明年二月并三日好報平安及第書又有園茶摇雀舌巖草墜龍鬚池閣魚容婢堂幽木養奴啄食雞呼伴逢羶蟻報王等句惜不見其全篇

太常公少時與河源在仙花院讀書寒月坐夜必預設冰水一盆才覺睡思遽投足其中或至通夕不寐中年右足致疾遂偏小云太博公常告光澤縣君曰聞廬山藏書甚富某也欲往傳誦所未見者但獲一鞵錢則可

去矣光澤君如言背遣之抵盱江好事者爭來致饋盡
以所獲附還爲甘旨之奉至南昌謁太守吳公路時以
其頭方號吳大帽投所業守候留便廳見其子齋郎公
退復與語樂甚聞其能飲連酌數巨白飲之皆盡徐出
平昔所難賦者凡十題題注韻脚且問有曾經燈窻牢
籠者否曰二題蓋嘗爲之他則未暇也因授公使悉賦
焉公還所寓一夕草具繕寫旣成天已辨色走之郡宅
上謁太守未知賦就將拒之典謁者復曰賦就矣吳公

驚起迎揖就坐他客皆未暇及也每讀一賦韻韻稱賞
命駕至上藍浴院復禮群僧駭馬已而羣僚皆至于是
辭往廬山傳書次年入京補中𣅜糧之費皆南昌所辦
太常河源二公友愛如古人每入京弟負書篋兄步隨
其後河源足力健率先數里太常公至投店食寢畢備
時人歆艷之嘗約曰兄弟四十不得祿當推一人任家
責後太常公年二十九入仕河源每來省則仁壽君遷
處別室兄弟必同榻臥起後太常公在公安河源過四

十未第請踐前言公聚清俸得二百千曰汝事濟矣但未可遽行日復一日欲别不忍如是復閱數月河源一日致懇于仁壽君君為饌具酢太常公以酒河源始得去太常醒求河源曰去矣太常大怒為之不懌者數日凡二公友愛之道非世人所及者甚多惜子孫所知止此

贊

三身贊并序

予嘗讀司馬公所爲解禪偈平實易知有益于世故予效之作三身贊儻其義止此視予之言若有契者有外乎是則愚不足以知之矣

清淨法身　是身本寂湛若止水六用未分塵從何起

圓滿報身　本來具足無欠無餘何以報之渾然厥初

千百億化身　行成乎身非數可擬妙用縱橫在此而已

澹軒自贊

天賦我形非鳶肩虎頭故不為論相者所收天生我材非犧尊文楸故不為運斤者所留蓬鬢垢面而語言悠悠短褐垂條曾莫知其可羞至于聖智服行之實古今成敗之由時賢置而不論肉食鄙而不謀蓋嘗掩卷而歎息三復而綢繆闖其牆而窺其户泛其源而涉其流彼王良之安在顧駑馬以何尤弗戚戚乎世態之可惡弗汲汲乎聲利之可求能不以趙孟之貴為貴聊揮麈

宴坐而心與造物者遊

又

非丈室之病夫非澤畔之癯儒薾然其貌齒髮向踈諒無酒色之敗亦匪名利之拘凡世俗所謂憂者若無足以涉吾地而入其郛然則有異于此者能無憂乎過四十而無聞責之者誰與視伯玉之知非尚庶幾于良圖夫一念之間天地懸殊曾不思于往行又何哂于前車咄形吾自寫贊吾自書豈徒然哉蓋將有警于予也曰

謹一日勿用忽諸植後彫之松柏收晚景于桑榆

祖先畫像贊

有斐君子溫恭而文隱居求志與物為春凌暴不校遇虎能馴監書是寶不顧屋焚醉吟自適遑恤窶貧

夫秉禮遜內助慈良介乎娣姒以柔遇剛篤生哲人實大我李源深流長實自茲始

七歲詠馬人知遠到弱冠能賦日可十道甫壯而仕愛民奉公真率樂易有古人風

父克選壻獲先大夫成夫教子振耀鄉閭嫠居二紀不
出戶庭孰播厥聲了翁勒銘
致養忠仕人以孝稱親歿從兄室無私營輕金重諾譪然
鄉評詩禮教子蘭玉充庭仁義之澤貽我後生
幼從姆傅克著功容令妻壽母以禮始終命服之華報
則未豐利我後人世祀無窮
致君澤民公無其時枉尺直尋公又弗為與其跼蹐于
鹽車孰若潔身而全歸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如公

則誰況彼畫史曾莫覘于風規徒睥睨其遺蛻而欲彷
彿其精微者乎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弗知其他以畢此生心慈而貌嚴
衣故而尚潔來裔百年瞻此像設

叔父衡陽府君畫贊

紹興戊寅七月十四衡陽尉李公卒于正寢惟公生于
紹聖己巳八月二十四日子時享春秋七十越辛巳葬
于邑西墖叕祖塋之右不利隆興癸未歲改卜于唐石

之原與後夫人徐氏合葬公之亡也距今四十年矣子男惠卿用郊恩贈公某官一日命工重繪公像求贊于某某不肖視公為季父先君早世公教誨成就之意甚篤其敢以老鈍辭謹畧摭公之平生以為之贊其詞曰

季父秀發自其弱齡軒昂磊落議論如傾早習王氏學校推稱中喜坡老入其戶庭或貢或舉熠然有聲累薦不第造物何憑晚得試吏尋以疾廢築室弄孫優游一紀無念無求宴坐而已屬纊靡亂言猶在耳有子登朝

始贈京秩淑慝之報雖久弗失相彼小夫朝不及夕天定勝人視此可必

跋

書法華合論後

予舊得無盡翁法華合論欲刻以示誦讀者而未暇吾弟某欣然願刻之經云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又云入無量義處三昧夫義無量則非分別解說曷從趣入合論之作剖析精明發露祕邃其于法華固重關密鍵之

靈鑰而琵琶箜篌之妙指雖然執義求經未免逐塊要必知無量義處乃可然則孰為義處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書筆談後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

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龎證既迂其說無
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葢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
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迴避此人必
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
張次公亘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
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
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龎謂霸次王鑒矣
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録載此不辨所以但

謂非適云云

跋虞公墓誌後

前輩學問涵養非直為利禄計官之崇卑固有定分就其職任孜孜不懈尊所聞而行所知如是而已

題伯祖宣教書白繖蓋呪後

先伯祖順昌府君元豐癸亥中手寫迨今淳熙甲辰一百二年矣其獲而藏之已閲三紀比因抖擻敗衷見其字畫楷古丹墨猶鮮獨恐粘綴歷久脱落且悵念前人

既以清修雅尚持其身復取嚴淨教法防其外自律如此宜其潔白之操足以播餘芳于無窮也展翫再三油然起敬乃命具曾孫椿重加裱背以傳示久遠云

跋東坡表忠觀碑字

老坡所書小字表忠觀碑絶不類異時所見豈非造妙入神將無所施而不可耶

附録

周必大李濱老墓誌銘

嘉泰癸亥秋邵武軍光澤縣進士李閎祖過予示其父
隱君澹軒集十五卷朱元晦手書一大軸及黃簡肅公
之子衡守瀚所述墓文來求銘予讀隱君文大抵有補
名教且知為元晦益友又衡州父子盛稱其賢是可銘
矣按李氏自唐末居光澤君諱呂字濱老一字東老高
祖大理評事鐸能詩教子始為著姓曾祖太常博士贈
朝請大夫誥陳忠肅公稱有古人風祖濬不仕太常李
卿夔實銘之父紘德有學行特奏名不及試元晦誌其

墓云利不自予惟義之取其源遠矣君幼莊重十四喪
父能自立學于從叔西山先生郁葢元祐黨籍諱深之
子紹興初特起者年四十即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
為義說徧觀史傳百家之書尤留意資治通鑑手抄至
數四凡興衰得失論著數百篇事母極孝敬教育弟妹
使有成立聚族千指昕夕擊鼓集衆致禮饗堂然後序
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君曰身率猶怠矧
自怠乎為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聚拜飲福

秩然其可觀也平時容止詳雅居無惰容學務躬行深
惡口耳之習既切切訓其子孫又以是善誘後生尤不
喜言財貨苟可愛物利人則勇為之邑宰張許以春夏
貴糴立社倉平其價下户俗不舉子議給粟助養育行
旅有病創屋療治條畫精明隱括纎密多自君出元晦
作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老而不遇也予觀易首乾
坤而以元亨利貞為四德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和
于義乃得其宜可以利物也禮記大學亦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小人反是然則合義利而言之斯不易之理獨孟子告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截然判而為二蓋戰國之君知以利為利不知以義為利所謂易經大學彼惡能知辯而闢之時不同耳若君者其善學易大學孟子者與慶元四年六月壬辰以疾終享年七十七六年六月乙酉葬所居之烏程原先娶高氏郡人挺之女再娶黄氏御史臺主簿章之女簡肅公猶子六男紹祖懐祖閎祖相祖襲祖壯祖五女適儒林

郎眞州錄事參軍馮森進士鄧漳饒遠上官嘉會從事郎主管尚書戶部架閣文字吳炎孫男十人宣子方子文子容敏學敏行夢錫敏功敏修敏求女八人曾孫男女十五人文子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今授隆興府奉新縣丞銘曰以義為利君子攸行以利為利彼哉小人我嘉李君隆師親友允蹈經訓知之非苟家範昭然守之勿諼奕世其昌視此銘言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鄭啟緒